

康熙围屏所见清室宗籍新考

金 路

内容提要 宗籍是研究清代皇家谱系的重要线索。但因种种历史原因，部分宗室宗籍在档案中并不明晰。本文以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六十年御极”诗文寿字围屏的文字为线索，结合《玉牒》及其他官修文献，首次考订围屏中弘晌、弘暘（旻）即是康熙帝九子允禩的子嗣弘相和弘鼎。对二人在雍乾两朝宗籍身份和名字的变化作了较为全面的整理，进一步提出其异名当与允禩宗籍除、复的过程有关。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允禩及子嗣在宗籍除、复过程中涉及的问题加以补充。以上个案反映出，清宗室除籍者复籍后，其宗籍并非都能及时、完整地复入《玉牒》。

关键词 故宫博物院 围屏 允禩 宗籍 《玉牒》

一 绪论

清代皇族又称天潢宗派，分为两个支系，其中以努尔哈赤之父本支即直系为宗室，叔伯兄弟之支即旁系为觉罗，对二者身份和谱系的研究构成了清室宗籍研究的主体^{〔1〕}。除了对宗籍所涉的宗法制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进行总体研究之外，相关具体人物的个案研究也长期成为学界宗籍研究的热点与重点。本文主要论述康熙帝第九子允禩及其子嗣的宗籍问题。

允禩之所以为学界关注，是因为其涉及到与雍正帝即位有关的政治斗争。前辈学者利用文字史料对允禩及子嗣展开讨论，逐步厘清其在雍正四年除籍改名的详情及其满文贱名的含义^{〔2〕}。近期刘小萌再议允禩宗籍，明确提出乾隆帝即位后为稳固政权、缓和宗室矛盾，于雍正十三年(1735)、乾隆四十二年(1777)分步为允禩等复名、复籍^{〔3〕}，进一步深化了清宗籍的研究。仍需指出的是，允禩及子嗣除、复籍的过程较长，其宗籍信息在雍正、乾隆年间屡次发生变动，受限于史料之单一，其变动的一些具体细节仍可探讨。

〔1〕 满人一般“称名不举姓”，本文中宗室均姓爱新觉罗，且所有宗室名字按清代玉牒保留繁体、异体字。

〔2〕 主要参考玉麟：《阿其那、塞思黑二词释义》，《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1期；沈原：《“阿其那”“塞思黑”考释》，《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杜家骥：《雍正之弟改名阿其那、塞思黑问题试析》，《满族研究》1998年第2期；王佩环：《从新发现的满文档案再释阿其那与萨斯黑》，《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王钟翰：《释阿其那与塞思黑》等系列文章，《清史十六讲》页155—165，中华书局，2015年；张书才：《关于阿其那与塞思黑的满文原意》，《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4期。

〔3〕 刘小萌：《乾隆帝恢复允禩允禩宗籍考》，《历史档案》2019年第2期。

以往研究皇室宗籍主要依据谱牒。皇家谱牒是历朝皇室户籍档案，以正血缘、别远近、辨昭穆。清代《玉牒》是唯一完整系统保存至今，用满、汉两种文本，以长幼为序，男女分别，用竖格(直格)和横格详细记录宗籍的皇族谱牒。自顺治十三年(1656)设玉牒馆，约十年一修，终清一朝《玉牒》共修成28次。《爱新觉罗宗谱》是伪满洲国参考光绪三十三年(1907)最后一版《玉牒》所修，于20世纪初纂修完成，对清皇族宗室、觉罗所记相对全面，但有讹误¹。历次《玉牒》纂修完成，誊缮、装潢并以隆重的礼仪进呈皇帝御览后，方能尊藏入柜收贮。《玉牒》传承至今，原在京者主要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盛京(沈阳)敬典阁者则转存辽宁省档案馆，余下零星存于相关机构²。按《玉牒》修纂制度与文献记载，康熙五十四年应修纂过《玉牒》，但上述机构均未得见，以往研究认为此次《玉牒》缺失³。这就造成了康熙末年宗室成员信息的缺漏，如允禔子嗣弘响、弘暘的身份为何，在史籍中尤为扑朔迷离，以至于在影印《爱新觉罗宗谱》(后称《宗谱》)⁴中，允禔名下未出现二人名字。

2019年故宫博物院在午门及东西雁翅楼的“普天同庆——清代万寿盛典展”，公布了一组康熙末年制作的诗文寿字围屏。屏心的题署所见“胤”字辈、“弘”字辈款识，系统呈现了康熙末年皇子皇孙的面貌，成为《玉牒》之外反映当时近支宗室成员的重要史料。这一围屏的公布，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陈杨主要就围屏的工艺和修复进行揭示和分析⁵。董建中提出围屏并非为康熙帝六旬而是为其御极六十年所做，并已率先指出康熙围屏上“胤禛”“胤禛”诗文，可解决康熙帝皇四子、皇十四子名字归属的问题⁶。此后任万平等分析围屏的诗文、款识和所有进献者身份，通过其功能和进献年代的推断，提出分步进献诗文和围屏实物的看法⁷。但就围屏的年代以及流传过程，以上研究仍有可商榷之处。

本文进一步确认这件康熙围屏是胤禛诗文所著录的康熙帝“六十年御极”围屏，在对围屏所含信息及相关文献记载进行细致考辨后得出：围屏款识所见的康熙帝皇孙弘响、弘暘，即是《宗谱》中康熙帝九子允禔之子弘相和弘鼎，允禔及子嗣除、复籍前后的宗籍变化值得耙梳。这一情况促使我们思考清宗室除、复籍所涉的异名问题。

现就围屏情况做一梳理并考证如下，敬请方家指正。

〈1〉 韩朴、冯其利：《爱新觉罗宗谱》序，影印《爱新觉罗宗谱》，学苑出版社，1998年。

〈2〉 主要参考两馆及沈阳故宫博物院的玉牒目录；《中国家谱总目》页3795—385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 主要参考屈六生：《清代玉牒》，《历史档案》1984年第1期；鞠德源：《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人口初探》，《历史档案》1988年第1期；前揭韩朴、冯其利《爱新觉罗宗谱》序；吴秀良：《允禔更名与雍正继位问题再探讨》，《清史研究》2013年第3期；李金飞：《清代玉牒纂修时间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8日；等等。

〈4〉 前揭影印《爱新觉罗宗谱》。

〈5〉 陈杨：《紫檀木雕花嵌螺钿绣寿字纹围屏织物的修复》，《紫禁城》2015第10期。

〈6〉 董建中：《万寿有余墨 乾隆处子诗(上、下)》，《中国经营报》2015年11月2日。

〈7〉 任万平、金路：《御极万寿庆双节——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帝子孙进献围屏研究》，《清宫史研究》第十二辑，页84—104，辽宁民族出版社，2017年。

〔图一〕围屏背面金丝绣寿字局部



〔图二〕围屏正面边框局部



二 康熙围屏的史料价值

（一）康熙围屏的概况、记载与流传

围屏是中国传统家具中一种可以折叠的屏风，一般有四、六、八、十二片单扇配置连成。因无座，放置时分折曲成锯齿形，故别称“折屏”。屏扇的屏心装饰一般有素纸装、绢绫装和镶嵌装等形式^{〔1〕}。故宫博物院现存清宫所用围屏的实物和档案中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

康熙诗文寿字围屏，原定名为紫檀雕花嵌螺钿框绣寿字大围屏（下称围屏），16扇一组，两组共32扇，每扇屏宽0.7米，高3.24米，16扇通宽11.28米，为清宫旧藏。

围屏正面屏心为黄绢地泥金龙底纹，各屏题有石青粉所写的诗句和款识。背面屏心为明黄缎地，每组上面绣满1万个篆体金丝寿字〔图一〕。紫檀边框上镂雕、浮雕龙纹，饰彩漆云蝠纹，嵌螺钿蝙蝠纹、寿字纹，另镶铜镀金寿字纹〔图二〕。围屏正面诗文共有四十八首，款识皆为康熙帝子孙，其具体情况详于后。

有关这件围屏的来源，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后称活计档）乾隆四十二年“记事录”^{〔2〕}揭示，其在乾隆朝曾收藏于慈宁宫，并由乾隆帝确认为康熙朝恭进。四十八首诗文中有落款“胤禛”的贺诗尚见于《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题为“皇父御极之六十年，岁次辛丑，元旦群臣上寿”^{〔3〕}。至于围屏制成恭进的时间，活计档的记载涉及两则，乾隆帝曾认为是康熙六十年（1721），后经造办处官员核正为

〔1〕 吴山主编：《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页468，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

〔2〕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40册，页398—401，人民出版社，2007年。

〔3〕 《世宗宪皇帝文集》卷二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第1300册，页199，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五十九年，应以后者为是⁴¹。

需指出的是，胤禛文集所录贺诗与围屏并不完全相同，除第一、六句外，均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如[表一]：

两相对比，文集所录诗文的艺术水平高于围屏题诗，显然是经过再润色的结果。由此可见，围屏题诗是胤禛最初的手笔。

根据上述活计档，此围屏配做木箱后再贮慈宁宫东暖阁：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员外郎四德五德等将慈宁宫收供围屏七架，各随香几、绸里布面夹套，并将康熙雍正围屏三架在东暖阁安供。

档案记录围屏附有木箱，其尺寸为“长一丈一尺四寸，宽二尺五寸五分，高五尺五寸”，即长3.80米，宽0.85米，高1.83米。与之相对，院藏围屏每扇屏高3.24米，宽0.7米，单扇厚0.036米，32扇摞起达1.152米。根据活计档，存贮时围屏每扇间增加隔垫，即所谓“绸里布面夹套”，则档案木箱尺寸较之院藏围屏略大。

围屏此后贮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十三排”库房。围屏在故宫博物院藏品档案的登记号为故210747⁴²，参考号为迷一三1-32⁴³。《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迷”字是“河”字的补号，代表围屏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品之后，补查登记之物，其收藏地点是故宫博物院的十三排库房。至于围屏为何在点查时出现于十三排库房，仍有待更多史料进一步研究。

（二）围屏所见康熙末年皇室成员

围屏正面所书诗文可分为七言诗与五言诗两类。其中，一组七言诗分别为16位“胤”字辈落款，每扇署一人名[图三，图四]；另一组为五言诗，是32位“弘”字辈落款，每扇署两人名[图五，图六]。

清宗室取名始无一定之规，入关后康熙帝受汉族宗法制熏陶浸润，逐步调整诸子孙的命名规则。康熙帝皇子使用辈分字“胤”、辈分偏旁“礻”；皇孙用“弘”字和“日”旁。康熙围屏所见“胤”字辈16人与“弘”字辈32人，均属康熙帝的皇子皇孙。康熙围屏所存皇室人员，应反映了康熙五十九年近支宗室的主体情况。

围屏所见皇室成员排列有序，两组间皇子与皇孙父子对应。笔者结合背面边框的形制恢复围屏原

[表一] 围屏诗文与《文集》诗文对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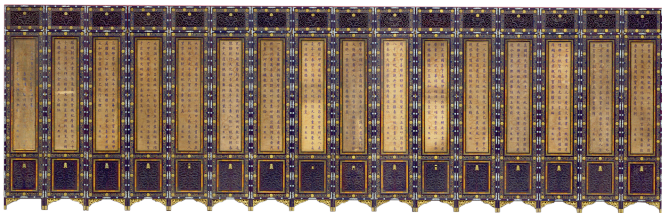
诗文万寿围屏	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
历绵花甲周还始 气转鸿钧运更昌 舜日常明光八表 尧年正泰启三阳 寿期天地同悠久 恩重君亲庆永长 此日斑衣齐绕膝 行看千亿侍吾皇	历绵花甲周还始 运行鸿钧祝祚昌 虞乐和音踰百兽 尧图应律洽三阳 寿齐天地占悠远 恩重君亲庆永长 今日斑衣联剑佩 年年同此奉霞觞

41 考虑到围屏的特殊性，其制作恭进和进献康熙帝也可能为先后两个时间，即五十九年制成恭进，六十年进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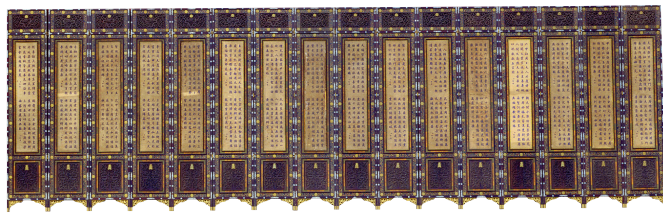
42 “故”字是故宫博物院文物系统的编号字头，此外还有“新”字头，二者按1949年为界限。1949年前入藏故宫博物院的均编为故字号，以清宫旧藏与遗存为主，亦有非常少量的民间传世与考古发掘捐赠拨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1949年后入藏的文物编为新字号，多为考古发掘与民间传世文物为主，也有个别原清宫旧藏流散到社会上再回归故宫博物院文物。

43 参考号，即在溥仪被驱逐出宫后由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内各宫殿物品给予的千字文编号，点查后编为《故宫物品点查报告》。

〔图三〕围屏皇子题诗全形图



〔图五〕围屏皇孙题诗全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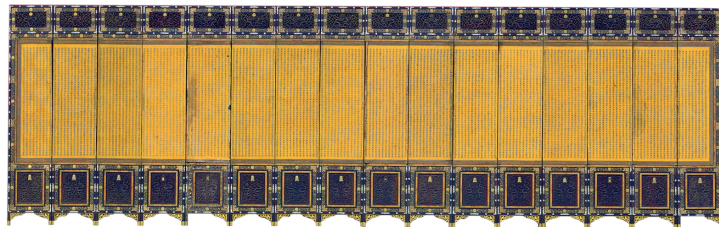
〔图四〕胤禛题诗图



〔图六〕弘历题诗图



〔图七〕围屏背面金丝绣寿字全形图



状^{〔1〕}〔图七〕，整理所有落款者身份信息知围屏按传统昭穆之序排列，即年龄最大者居中扇，按年龄由大到小，自中间至两边对称分布。其上不列获罪者、年龄过小者，且若某皇子不出现，其对应皇孙亦不在列，如因涉及太子废黜事件，大皇子胤禔、废太子胤礽及其子嗣均不出现。其上48首题诗的款识如〔表二〕：

还应指出的是，前述围屏“胤禛”题诗与《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诗文的对应，更为康熙末年雍正帝的名字系胤禛、皇十四子的名字为胤禛再添补证。再如，围屏结合《宗谱》可证明康熙帝六旬《万寿盛典初集》皇子皇孙贡献礼单^{〔2〕}所记皇七子第二子“卓”应为“暉”，皇九子家“第一子暉”应为第二子。总之，对于研究康熙末年皇室宗籍而言，故宫博物院藏这组康熙围屏弥足珍贵。

〔1〕 笔者所见围屏在养心殿南库平放贮藏。

〔2〕 (清)王原祁等：《万寿盛典初集》卷五四，前掲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第654册，页654起。

[表二] 康熙围屏按昭穆之序排列款识及齿序⁴³

所在位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昭穆之序	十六	十四	十二	十	八	六	四	二	一	三	五	七	九	十一	十三	十五
皇子名字	胤祜	胤禕	胤祿	胤禛	胤禔	胤禕	胤禛	胤祉	胤祺	胤禔	胤禛	胤禛	胤禛	胤禛	胤禛	胤禛
齿序	22	20	16	14	12	9	7	4	3	5	8	10	13	15	17	21
所在位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昭穆之序	十六	十四	十二	十	八	六	四	二	一	三	五	七	九	十一	十三	十五
皇孙名字	弘皎	弘曠	弘暉	弘暉	弘暉	弘明	弘景	弘晟	弘昇	弘曦	弘時	弘晟	弘暉	弘响	弘曆	弘晝
齿序	13-4	9-4	13-3	3-8	14-4	14-2	3-7	3-3	5-1	3-6	4-3	9-1	10-5	5-6	4-4	4-5
皇孙名字	弘普	弘暘	弘暉	弘响	弘旺	弘昌	弘春	弘暉	弘曙	弘陞	弘昂	弘映	弘暉	弘暉	弘暉	弘晁
齿序	13-2	尚不明确	7-6	尚不明确	8-1	13-1	14-1	7-2	7-1	5-2	5-4	14-3	9-2	10-6	5-7	3-10

三 允禔子嗣宗籍抉微

允禔子嗣的宗籍问题，本质上归结于文字史料中清室宗籍信息的不明晰。如果将围屏款识结合文献记载联合辨析，不仅能校勘围屏中弘响、弘暘的身份，还可对文献记载的正确性作较为明确的判断。

（一）围屏中弘响和弘暘的宗籍

1. 弘响

史料中记有多位弘响，这违反了宗室不得重名的规制⁴²。《宗谱》记有三位弘响，为皇长子胤禔第十二子(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十九日生)⁴³、皇五子胤祺第六子(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八日生)⁴⁴、皇二十子胤禔第一子(乾隆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生)⁴⁵。此外，雍正二年(1724)始修的《玉牒》(下称雍正二年《玉牒》)⁴⁶中，笔者新近发现皇九子胤禔第四子(康熙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生)记为弘响。

围屏上之弘响并非《宗谱》中任何一位。第一，胤禔第十二子，因其父涉及康熙末年的镇魔太子事

〈1〉 为体现父子对应，表中用“皇子齿序—皇孙齿序”标注皇孙。如弘晟为三皇子的第三子，记为“3—3”。

〈2〉 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二种》，页14。

〈3〉 以往研究曾认为弘响是胤禔十三子。孟繁勇：《从弘响降职案看乾隆帝对盛京将军的严格监管》，《兰台世界》2015年第18期。弘响实为胤禔十二子，满文名的拉丁文转写为hung šang，胤禔十三子为弘响。雍正二年、十一年、乾隆七年玉牒，辽宁省档案馆藏。前揭《爱新觉罗宗谱》，页314。

〈4〉 同上《宗谱》，页687。

〈5〉 同上《宗谱》，页1077。

〈6〉 《玉牒》汉文横格、汉文竖格，辽宁省档案馆藏；《玉牒》汉文横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图八〕围屏上落款弘暹、弘响的诗文



件，不满足位列围屏的条件。第二，《宗谱》胤祺第六子录错，其应为弘响^{〔1〕}。第三，胤禔第一子生于乾隆五年，与围屏无关^{〔2〕}。

有关围屏中的弘响，从中间至两边由长及幼“昭穆之序”的排列方式可知，围屏第4扇〔图八〕中的皇孙比第14扇中的大，即“弘暹、弘响”年长于“弘响、弘晷”。围屏上弘响的生年范围可以根据生于康熙四十九年一月九日的弘暹和生于同年九月十八日的弘响判定。纵览乾隆四十一年（1776）起修的《玉牒》^{〔3〕}（下称乾隆四十一年《玉牒》）和《宗谱》中康熙帝所有皇孙，发现只有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正月二十二日的允禧第三子“弘相”与之相符。由此，围屏佐证其上弘响为允禧子嗣弘相^{〔4〕}。

2. 弘暘

弘暘为允禧之子的线索存于零星史料。《清世宗实录》（后称《实录》）、《清史稿》《清世宗起居注》^{〔5〕}等文献均提及弘暘，涉及雍正帝询问弘暘有关“允禧造西洋字传递私信事”^{〔6〕}：

（四年正月）丁酉，谕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等……此种字体，亦不能认识，朕因遣人询问允禧之子弘暘。据弘暘称，去年十一月佟保来京，我父亲来格子一张……朕见允禧诸子中惟弘暘尚觉老实……

档案虽屡次表明弘暘为允禧子嗣，但未提及其齿序。王佩环曾提出允禧除籍改名时“五子改名海兰（可惜了的大约就是弘暘）”^{〔7〕}，但未附佐证。笔者赞同王佩环认为海兰是弘暘的观点，并利用现藏围屏为之补证宗籍，同时纠正《玉牒》中的讹误。

围屏佐证了弘暘为允禧子嗣弘鼎。与考辨弘响身份的方法相同，弘暘的生日可由第2扇“弘曠、弘暘”和第16扇“弘晝、弘晃”比勘界定，其上限为弘曠的生日即康熙五十年（1711）十一月六日，下限是弘晝的生日即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乾隆

〔1〕 乾隆四十一年玉牒，满、汉文竖格，沈阳故宫博物院藏。该玉牒系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奉旨重修，四十二年五月修起至四十三年三月告成。

〔2〕 乾隆四十一年玉牒记录胤祺第六子名为“响”（xiǎng），《宗谱》错录为响（shǎng）。一般汉字上下结构与左右结构可通，但这两字不可通，推测是《宗谱》编纂人员的认识错误。

〔3〕 见沈阳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四十一年玉牒，满、汉文竖格。该年允禧及子嗣复籍，此后其宗籍相对稳定，因此宗籍信息相对准确。

〔4〕 雍正二年玉牒的满文中，弘响的满文拉丁文转写为hung hiyang，与此后乾隆七年玉牒中弘相的满文发音一致。

〔5〕 《清实录雍正朝实录》卷四，雍正四年正月。《清代历朝起居注合集》清世宗卷一。（清）赵尔巽：《清史稿》卷二二〇《列传七诸王六》第30册，页9075，中华书局，1977年。

〔6〕 同上《清实录雍正朝实录》。

〔7〕 该文用简化字暘。前揭王佩环《从新发现的满文档案再释阿其那与塞思黑》。

四十一年《玉牒》和《宗谱》所录康熙帝皇孙情况共同说明了，只有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十日出生的允禔第五子弘鼎一人满足条件。然而雍正二年《玉牒》中允禔第六子弘礪生日虽确与“弘鼎”一致，但所录名字中第二个汉字并非“暘”，而是左“石”、右“易”，满文拉丁文转写为“dang”¹。

围屏款识〔图九〕佐证了《实录》等记录相对正确，雍正二年《玉牒》中允禔子“弘礪”应为“弘暘”。雍正二年《玉牒》出错并非孤证，如《清实录》中记载，因《玉牒》中遗漏皇子，纂修雍正二年《玉牒》的总裁雅尔江阿受到严厉惩罚²。《玉牒》中的“礪”不但与围屏、官书史料所记“弘暘”不同，而且《康熙字典》中“礪”取“石”旁，与康熙帝末年皇孙皆取“日”旁名字的规制不符。康熙末年宗室记入《玉牒》涉及王府中官员上报、择时登入黄册、纂修《玉牒》时汇总黄册³三个环节。由于当时无汉文黄册而仅登满文名字⁴，满文dang与yang书写、读音均近，汉字礪与暘亦形、音均近，因此笔者倾向因满文登记或满汉翻译所致讹混。

（二）异名的原因和时间

谱牒中的允禔子“弘响”“弘暘”名字变化涉及宗籍变更。因康熙五十四年《玉牒》缺失，围屏相对可靠的参考为雍正二年《玉牒》，其中允禔共十位子嗣，弘响、弘暘齿序分别为第四、第六，生日为康熙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十日。允禔复籍后，乾隆四十一年《玉牒》和《宗谱》中允禔仅有8子，无弘响、弘暘，其中第三、五子为弘相、弘鼎。经对比发现，若不计雍正二年《玉牒》中墨书已歿第二、第九两位“未有名”之子嗣，直接用成育者排行，则以上三种记录中弘响与弘相，弘暘与弘鼎齿序对应且生日相同。加之上述围屏所证，弘响、弘暘即改名后的弘相、弘鼎，齿序由四、六变三、五。

考察允禔生平，其子嗣弘响、弘暘宗籍改变应与其除、复宗籍有关。以往研究集中于允禔及子嗣除籍、所更贱名的含义，未论及弘响、弘暘宗籍变化的细节。近期刘小萌已敏锐地指出其在雍正帝即位后遭到严酷打压，被除籍、改贱名，其子

〔图九〕围屏上落款弘响、弘暘的诗文



〈1〉 辽宁省档案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玉牒一致。

〈2〉 《清世宗实录》卷四一，雍正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3〉 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二种》，页2—5。

〈4〉 雍正元年以前有满汉玉牒但无汉文黄册，因此上报弘暘时只能登记满文名字。《大清会典（雍正朝）》宗人府卷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七辑》页6，文海出版社，1994年。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二种》，页5，同证。

嗣均遭牵连，乾隆帝即位后又对其分步复名、复籍¹¹。笔者赞同他的判断，并结合前述改名情况为之补充，应是“复名”步骤导致两位子嗣改名。

弘响、弘暘宗籍变化的时间跨度较大，过程相对复杂。他们于雍正四年随父除籍，被剔除《玉牒》、改为满文贱名，乾隆帝登基后下旨为其全家复名，乾隆四十三年才最终得以复籍（即乾隆四十一年奉旨起修的《玉牒》）。但前人尚未注意，若按复原名、附《玉牒》谕旨¹²，他们的宗籍本应在雍正十一年《玉牒》¹³体现，事实上胤禳及子孙的宗籍直至乾隆七年《玉牒》才“写入《玉牒》尾”¹⁴。因此他们由满文贱名改为弘相、弘鼎的时间范围在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乾隆帝已登基、下旨）至乾隆九年十二月。

（三）允禳子嗣宗籍校补

由弘响、弘暘所启示，允禳其他子嗣是否亦有相似境况？在前人利用官修文献、满汉文档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笔者结合围屏与雍正二年《玉牒》、允禳除籍相关《黑图档》¹⁵、雍正十一年《玉牒》（无附录信息）、《和硕裕亲王广禄等奏议阿其那赛思黑折》¹⁶（下称乾隆奏折）、乾隆七年《玉牒》、乾隆十一年《玉牒》、乾隆四十一年《玉牒》和影印《爱新觉罗宗谱》对比，细致考证允禳子嗣宗籍变化的具体情况，如[表三]：

[表三] 九种史料中允禳子嗣的宗籍信息汇总表¹⁷

时间（史料）	文种	允禳子嗣								备注
康熙六十年（围屏）	汉文	弘晷	弘暉	弘响	弘曠	弘暘				
雍正二年（《玉牒》）	齿序	1	3	4	5	6	7	8	10	2和9
	汉文	弘晷	弘暉	弘响	弘曠	弘暘	子（未有名）	子（未有名）	子（未有名）	未有名
	存歿	朱书	朱书	朱书	朱书	朱书	朱书	朱书	朱书	朱书
	满文转写	hung jang 按：见表注	hung jang	hung hiyang	hung guwang	hung dang	jui	jui	jui	jui
	存歿	朱书	朱书	朱书	朱书	朱书	朱书	朱书	朱书	墨书

〈1〉 前揭刘小萌《乾隆帝恢复允禩允禳宗籍考》。

〈2〉 《和硕裕亲王广禄等奏议阿其那赛思黑折》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992号，页2487，黄山书社，1998年。

〈3〉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十三中记录《玉牒》于雍正十一年二月起修，乾隆元年七月告成。雍正十一年《玉牒》中雍正帝名字墨书以示去世，乾隆帝已朱书万岁并覆黄条。见于满、汉文横格雍正十一年《玉牒》，辽宁省档案馆。

〈4〉 《清高宗实录》记载可与乾隆七年正月起修、九年十二月修成《玉牒》的序言共证。

〈5〉 王佩环、王锺翰、刘小萌均译过《黑图档·雍正朝》第10册卷242号“雍正四年部来档”，其中满汉文音、义稍有差别，表中以学者刘小萌翻译为例。

〈6〉 前揭《和硕裕亲王广禄等奏议阿其那赛思黑折》。

〈7〉 表中满文皆拉丁文转写。雍正二年弘晷满文名字应该是jeng，此系《玉牒》误。弘相满文发音由团音变为尖音、弘曠发音变化等可能与乾隆帝同时期规范满文有关。

(续表三)

时间(史料)	文种	允禔子嗣								备注
		1	2	3	4	5	6	7	8	
雍正四年 (黑图档)	齿序									7和8颠倒
	满文	fusihun	fecuhun	ubiyatha	eimede	hairan	dungki	dusihiyen	eihun	
	汉文音译	拂希琿	佛楚琿	乌比雅达	额依默得	汉拉坎	董奇	杜希贤	额依浑	
	含义	下贱的	行丑事的	讨厌的	讨人嫌的	很可惜的	愚钝的	浑浊的	愚昧的	
雍正十一年 (《玉牒》)	《玉牒》中无附录信息									
雍正十三年 (乾隆奏折)	齿序	长子								提及人数
	满文音译	富希琿				海尔侃				共计7人
乾隆七年 (《玉牒》) 仅复名	齿序	1	2	3	4	5	6	7(实为8)		实第七子出继; 仅复名, 且只写入《玉牒》尾, 未入格
	汉文	弘正	弘章	弘相	弘曠	弘鼎	董啟	都锡欣		
	满文	hung jeng	hung jang	hung hiyang	hung kuwang	hung ding	dungki	dusihiyen		
乾隆十一年 (《玉牒》)	齿序	1	2	3	4	5	6	7	8	未入格
	汉文	弘晷	弘璋	弘相	弘曠	弘鼎	董啟	四保	都锡欣	
	满文转写	hung jeng	hung jang	hung siyang	hung kuwang	hung ding	dungki	syboo	dusihiyen	
乾隆四十一年 (《玉牒》) 复名、复籍	齿序	1	2	3	4	5	6	7	8	
	汉文	弘晷	弘璋	弘相	弘曠	弘鼎	栋喜	四保	都锡欣	
	满文转写	hung jeng	hung jang	hung siyang	hung kuwang	hung ding	dungki	syboo	dusihiyen	
1936年 (《宗谱》)	齿序	1	2	3	4	5	6	7	8	
	汉文	弘晷	弘璋	弘相	弘曠	弘鼎	栋喜	四保	都锡欣	

笔者认为仍有三个细节应当提及。其一, 除、复籍前后, 允禔子嗣的宗籍信息存在出入, 有些源自档案记录标准不同, 其余为错漏。根据雍正二年《玉牒》所记, 允禔应有十子, 并非《黑图档》、乾隆十一年及以后谱牒所记的八子, 也非乾隆奏折和乾隆七年谱牒中的七子。《黑图档》因涉及改名, 未提及两位“未有名”早殇者。有关乾隆奏折所记七子, 除不涉及两位“未有名”者外, 因无需为出继者“复原名”, 并未记录“额依浑”(四保)⁴¹。允禔十位子嗣为弘晷、未有名、弘璋、弘晌(后称弘相)、弘曠、弘暘(后称弘鼎)、栋喜、四保、未有名、都锡欣⁴²。

其二, 梳理汇总表可知, 因未及时复入《玉牒》, 允禔除、复籍前后这50余年间, 以雍正四年、十三年、乾隆七年、四十二年为时间节点, 其与子嗣宗籍变化呈5个阶段。即除籍前、除籍至谕令复名、复名未登入《玉牒》、复名附录《玉牒》、复籍后。

其三, 前述各种史料可共证, 允禔及其子嗣复入《玉牒》的时间相较旨意滞后, 且前后宗籍变化包括名字和齿序变化。其中齿序变化如[表三]所示, 名字变化归纳为五种: “弘晷、弘璋、弘曠”变化后基本

41 通过汇总表中后三子读音判断, “额依浑(eihun)”即四保。他于“康熙六十一年九月奉旨过继”(乾隆十一年竖格汉文玉牒“四保”条目)。雍正帝谕“四保既系过继尼雅哈母之人, 著仍留伊家”(《清世宗实录》卷之五十一雍正四年十二月三日), 使四保免于除籍改名。

42 四保和都锡欣为康熙五十八、五十九年生, 《黑图档》中最后两子齿序颠倒。

恢复、“弘响、弘暘改名弘相、弘鼎”部分恢复、“栋喜、都锡欣”沿用满文“恶名”音译、出继者“四保”免于除籍改名、两个“未命名”者消失。颇需提及的是，“未有名”者向来记录于《玉牒》，其消失直接影响允禔子嗣齿序和康熙帝皇孙计数。官方“仍恢复伊等原名，照例连同事由一并写入玉牒尾”^{〔1〕}的旨意与具体执行之间存在落差，这些问题很难简单以“旨意未严格执行”概括，有待进一步考察研究。

四 清室宗籍新识

近支宗室弘响、弘暘为允禔子嗣，其身份有一定的代表性。弘响、弘暘不单纯是围屏落款上的康熙帝皇孙，而且是雍正帝政治斗争的牵连者，并由乾隆帝谕旨复名、复籍。清室除、复宗籍者，部分涉及更改名字，如雍正帝将允禩、允禔改为阿其那、塞思黑，乾隆帝将弘皙改为四十六，允禔及子嗣便是之一。允禔诸子宗籍的探讨可以令我们重新考虑康熙帝皇孙的身份和数量。允禔及子嗣在《玉牒》中的缺失，以及前文所归纳允禔子嗣的宗籍变化，亦可为清《玉牒》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通过康熙“六十年御极”围屏中的胤禔诗文再次印证围屏制作的功用，确认其制作年代为康熙五十九年。同时证实康熙帝九子允禔子嗣弘响、弘暘即弘相、弘鼎，他们在不同史籍中宗籍的出入与其随父除、复籍有关。允禔及子嗣宗籍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在除、复籍后，清代宗室的宗籍存在未及时、未完整附入《玉牒》的情况。此外，文物于文字史料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如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围屏等宗室恭进的文物，为清室宗籍及相关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可补证《玉牒》等官书文献的错漏。总之，清室宗籍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分阶段动态更新。学术研究需以清《玉牒》为基础，同时参考相关文物等多种史料，细致分析每阶段内容，才能得到相对准确的认识。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前揭《和硕裕亲王广禄等奏议阿其那赛思黑折》。